

文化产业园区“热发展”的“冷思考”

左伟楠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48)

摘要: 21世纪以来,我国各地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如火如荼,文化产业园区对于推动区域文化经济发展也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在文化产业园区“热发展”的背后,我们仍应当保持理性态度,深切思考其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积极而主动地调整发展思路。因此,本文通过对国内现有园区的观察与总结,重点围绕园区内文化与经济的矛盾关系问题、旧区改造的文化再生问题以及园区人才培养问题进行论述,试图使“文化产业园区”这种文化发展形式在“规划论”的视角下探索出新的意义体系,创造更多元的价值。

关键词: 文化产业园区; 发展问题; 文化价值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园区蓬勃发展,成为文化企业集聚发展、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平台,以及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力引擎。据统计,至2019年我国已拥有各类文化产业园区三千多家。从“二房东”到提供增值服务再到社区融入,文化产业园区对我国文化发展、经济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从微观的视域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在产业集聚性、业态丰富性、文化社会效益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因此,在文化产业园区可喜的发展成果面前,我们仍应深切思考其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积极而主动地调整发展思路。

关于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批判性思考早已有之,并且始终伴随着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不同阶段。综合来看,文化性与经济性之间的平衡,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园区文化生成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是专家学者们讨论较多的问题。笔者对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发现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谨慎看待经济效益增长,防止园区文化空壳化

文化产业化的概念始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文化是一种精神内容,而产业化意味着文化终将成为工业生产线上的消费品。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至今,一直受到西方文化经济的影响,始终追求外向的经济拉动,相对而言弱化了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带来的内部影响。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它是一种柔性产业,会体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历史性和文化根植性,其发展模式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和经验,尤其是在我国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的产业环境中,完全自由的市场化不适应于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打造。因此,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应转变观念,打破对GDP增长的崇拜,区分创造价值与创造产值的不同,以人

的精神需求为根本导向,注重文化价值创造,发挥文化最根本的社会意义。进一步来看,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是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园区文化品牌塑造对城市文化生成的作用尤为显著。在当今全球化的竞争语境中,城市文化是各地区、各国家对抗同质化竞争的有力工具。

文化内涵的挖掘、文化价值的创造有利于文化产业园区实行文化品牌战略。园区发展应注重以自身文化特色为依托,深入挖掘当地文化内涵,同时以园区建设进一步带动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在文化呈现方面,很多园区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过度追求商业化必将影响整个文化区域的生态、品位和形象。

例如,某艺术区承载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一度是阐释中国开放、包容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文化符号。艺术家、艺术机构及其所创造的艺术环境、艺术氛围是其影响力的核心。但近年来随着园区的快速发展,旅游、观光人次的激增,该艺术区已呈现出过重的商业化氛围。各类与艺术无关的所谓的创意餐饮、同质化严重的工艺品商店等充斥着艺术区,真正的艺术创意设计产品却越来越少,曾经的当代先锋艺术高地已逐渐成为一个休闲娱乐的商业区。

在这一问题上,横店的发展则为我们做出了较好的示范。横店从上世纪70年代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小镇到80年代乡镇企业的标杆,到全国知名的影视城,再到全国第一家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其“三级跳”取得了傲人成绩。横店影视城搭建起来的生活文化设施是促进城市文化消费的载体,每天定时推出各具特色的演艺活动,吸引多样化人群参与互动,最大化地实现了生活文化设施的价值,也很好实现了文化产业集聚区与社区、日常生活、艺术时尚的融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气息,这是城市活力之所在。如今的横店已成为当地经济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旧区改造应关注历史文脉的延续,注重园区再生

目前,旧区改建是创建文化产业园区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即在旧有的工业区、居住区或市集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个商业和文化的综合集聚区。旧区改建是当下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热门话题,其中对历史文化遗迹的处理是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旧区改造是社会发展和历史更迭的必然选择,但如何处理“历史记忆”成为了关键所在。

对待旧区改造既不能持保守立场也不能过度开发,要针对不同园区的特征进行类化处理。若改建区是居民区或街区,就要考虑改建过程是否会对在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干扰,开发的过程中要

谨慎而行,尽量保持其原本的文化生态;若改建区是工业旧厂房等,则可以在保留文化符号和真实历史建筑遗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补建或扩建。

近些年,很多建立在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创意街区均出现了发展的瓶颈。主要原因就在于过度商业化且发展形态较为单一,以小商品经营、工艺作坊、餐饮等为主导的产业样貌使整个区域在创意开发、渠道建立、整合传播等方面表现得极为薄弱。从根本上说,这些街区其实和观光旅游区已无大异,与真正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理想模式相去甚远。以某园区为例,其原本是承载着当地特定时期历史文化记忆的典型建筑代表,在建筑外形上独具风格,但也是后续发展乏力。在完整保留建筑风貌的基础之上,园区开发方引进了原创设计、动画制作、休闲餐饮企业,并建立了影剧院等文化设施,并且因为《小时代》《奔跑吧兄弟》等影视剧的拍摄宣传,令此地一时间很是红火。但是现在此园区已几近荒芜,入驻企业寥寥,变成了一个网红拍照地。由此可见,旧区改建项目的后期投入、服务非常重要,如何丰富园区的发展业态,使园区的发展迸发出较强的活力是难点所在。

在处理“历史记忆”的问题上,上海德必则表现得较为成熟,补建、扩建了若干工业旧厂房,并使之焕发出了新的文化魅力。德必外滩 WE 位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旧址,该园区改造由世界著名意大利设计师德埃里完成,本案改造设计方案秉承“修旧如旧”的宗旨,复原 1934 年旧貌,展现上海风情,将经典的历史印记与浓厚的时尚氛围相结合,成功吸纳了一批国际文化创意企业入驻,并经常举办时尚创意活动,形成了饱满的生态体系,市场号召力极强。此外,长宁德必易园、德必运动 LOFT 创意基地等都有不俗表现。

总之,针对文化产业园区再生问题,应平衡好经济效益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强调文化产业经济产出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历史文脉的延续,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保持一定的文化和历史审美,而非沦为消费主义的符号。因为城市化会产生过度的商品刺激和反应,将文化简化为冰冷的等价物,从而丧失文化园区最根本的文化内生力。

三、在人才培育上,应激发生活者的主观能动性

人才是目前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关键环节。从全国申报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园区能够重视人才这一关键要素,不仅采取各种方式引进创意人才,并且能够设立长期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管理项目,例如利用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为引进的人才提供优越的办公条件、经济补贴,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的培养计划等。但现实的矛盾是,大批人才被引进或培养后流失到更大的外部市场,因为在各个园区争相引进和培养人才的同时,有一个问题始终被忽视,即园区怎样建立并维持对优秀

人才的持续吸引力。

例如,近些年某艺术区由于商业化严重,其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园区内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正在被边缘化并且不断减少。早年间艺术家们自发地在此集聚,使该地区成为了著名艺术圣地,但是从 2008 年开始,带有较强商业性质的文化机构、画廊,乃至一些商铺不断入驻园区,严重挤占了艺术家的生存空间。艺术家的边缘化,带来的不仅是该艺术区生态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园区艺术特性的消失。一个失去了艺术家的艺术区,其魅力要大打折扣。若要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优越的政策条件和福利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除此之外,为文化创意人才提供一个和谐、自由的园区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环境不仅是一个工作、交流、学习的平台,更应该是一个广泛综合的生活空间。在具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建筑形态上,可以打破常规的生产生活分离的模式,建设创意商业街、LOFT 办公生活区和创意生态居等,使生活融于文化、文化寓于生活。景德镇陶溪川国际陶瓷文化产业园便是一个典型的综合性创意集聚区,它以设计、投资、建造、运营为一体的“DIBO 模式”为整体框架,全方位打造场景式文化园区,宣扬“为生活而生产”,将文化园区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功能性、生活性和业态延续性的综合场景,将园区内的每一个生活者作为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成为一代人的造梦平台。

归根结底,文化产业园区属于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城市文化学者索菲·沃森认为,公共空间更可能是由差异组成的,其内在是不稳定和流动的区域。因此,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并非需要统一的人才模式。文化产业的目标之一是文化的全民化,这种全民化并非集体的文化供给,而是体现在文化活动人人参与、文化产品人人共享、文化内容人人创造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广泛地调动群众参与。当下协同创意的时代更需要发挥全民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参考文献:

- [1] 孙洁. 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演化: 升级趋势与固化、耗散——来自上海百家园区的观察 [J]. 社会科学, 2014 (11).
- [2] 梁学成. 产城融合视域下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互动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2017 (01).
- [3] 李鹭, 赵焜. 新自由主义 VS 社群主义: 如何利用场景培育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社群参与 [J]. 中国文化产业评论, 2019 (01).
- [4] 詹绍文, 王敏, 王晓飞. 文化产业集群要素特征、成长路径及案例分析——以场景理论为视角 [J]. 江汉学术, 2020 (01).